

行走杨浦

探访世界技能博物馆

■赖云龙 文

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越来越近,趁着闲暇,我来到杨浦滨江走走逛逛,先打卡了由老烟草仓库改造的绿之丘空中花园,沿着盘旋楼梯拾级而上,满眼绿意层层叠叠,这里还是拍摄杨浦大桥的绝佳位置,请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下照片后,我骑上共享单车,前往此行的重点——世界技能博物馆。

这座由人社部、上海市政府与世界技能组织联手打造的场馆,是全球首家、世界技能组织官方认证的技能主题博物馆。刚到滨江边,草坪上一块白底红字的长方形标牌格外醒目——“世界技能博物馆”,门口一块小小的文物保护标识牌吸引了我,这里是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永安栈房旧址,地址为杨树浦路1578号,2022年9月由杨浦区政府公布挂牌。

这座百年建筑始建于1922年,是上海近代工业仓储建筑的经典代表。昔日的老旧仓库,如今摇身一变,成了传播技能文化的新地标,新旧交融,格外有韵味。

走进中庭,是一座名为《世界引擎》的大型艺术装置,两组圆环缓缓转动,趣味十足。正巧碰到工作人员带着学生前来讲解,我也跟着驻足聆听。据介绍,上方圆环的7根金属轴承,代表世界七大洲;环内63颗滚动的金属小球,对应世界技能大赛全部竞赛项目,寓意全球技能人才携手相聚、互通交流。圆环内侧的弧形屏幕不断变换动态光影,尽显技能行业的蓬勃活力。

博物馆共四层,设置了六大主题展区、中庭以及互动体验区,内容丰富详实。我逐一参观了工具演变、中国匠心、工业革命与技能发展等展区,顺着展品梳理出从原始石斧到航天精密工具的发展脉络,原始器具与高端装备同框,让人真切感受到技术的飞跃。在《天工开物》270°剧场,三面环绕的巨幕生动讲述中国千年技能发展史,直观又好懂。

展馆里还陈列着1950年西班牙马德里首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奖杯,这也是世赛发展的起点。奖杯主体是一尊青铜人像,人物双手高高托起齿轮环。借助有关资料了解到,这座奖杯见证了最初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。当年参赛的只有西班牙、葡萄牙两个国家,总计24名选手,竞赛项目也仅有装配钳工、车工、铣工等6个基础工种。举办赛事

岁月悠悠

我的求学之路

■叶良骥 文

爸妈决定送我上幼儿园。那时先要面试,再决定录取与否。我所在地对口高阳路幼儿园,去之前也没有人告诉我老师会问些什么,该怎么回答。我懵懵懂懂就去了。现在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。但是有一点我印象深刻,就是最终的结果是不予录取!竟然我连幼儿园也没有考取,现在回想真是不可思议!

我记得那天晚饭时间,得到消息的父母大吃一惊,父亲更是勃然大怒,怒冲冲道,你连个幼儿园都考不取!

一屋子的人噤若寒蝉,没有一个人敢发出一点声音。我凄凄惨惨,边抽泣边迈步走出家门。脑袋

的初衷,是缓解二战后欧洲技能人才紧缺的困境,鼓励年轻人学习职业技术。那时候赛事还没有金银铜牌,冠军便能捧回这座奖杯,外加折合如今约12欧元的奖金。奖杯上高举齿轮的造型,也诠释着“技能驱动工业,人力开创未来”的理念。

我一边拍照录像,一边细细品读展品,逗留了许久。一位志愿者主动上前搭话,得知我喜欢走访展馆、还常在美篇分享旅行见闻,她便热情推荐我去参观百年世赛史展区,那里陈列着历届赛事奖牌原件、冠军签名瓷瓶等珍贵藏品,“你拍的一定不亦乐乎!”

循着指引走去,各式各样的纪念章、奖牌琳琅满目。其中2011年伦敦第41届世赛的银牌让我印象深刻,相关资料显示这是中国在世赛舞台上收获的第一枚奖牌,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当年共有51个国家和地区的944名选手,在46个项目中同台竞技,这也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登上世赛赛场。选手裴先锋凭借过硬本领,拿下焊接项目银牌,实现了中国世赛奖牌“零的突破”。

展柜里还展出了世赛奖牌统一的正面样式,光芒纹样搭配专属标识,是每一块荣誉奖牌的共同底色。从2011年首次参赛亮相开始,我国选手的赛场成绩一路稳步提升。展区内一枚2017年阿布扎比第44届世赛的熊猫纪念章,更是让人倍感亲切。

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一展柜前,我的目光被一方水晶奖杯牢牢吸引。俯身仔细一看,透明的奖杯底座上有“WorldSkills Lyon 2024”的字样,展柜里的照片,定格了里昂世赛颁奖台上的一瞬。两位身着明黄色礼服的青年,并肩而立,双手将五星红旗高高展开。展品说明上写着:2024年里昂世界技能大赛阿尔伯特维达奖。

上海科创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卢俊威、谢辉铨作为参赛选手,在2024里昂世赛中夺得中国首个工业4.0项目金牌,并获得了阿尔伯特维达奖,这也是中国选手第二次夺得该奖项。纪念雕塑的造型来源于世界技能组织的“积木”元素,意为技能搭建生活。

漫步这座伫立在百年老仓库里的博物馆,回想世界技能大赛的百年历程,见证了中国技能人才的一步步成长崛起。眼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拉开帷幕,由衷期待这场盛会圆满成功!

嗡嗡嗡的,不知道该何去何从,脚像灌了铅,一步一步比一步沉重。

走到楼下,走到转弯口,突然遇见了住在对面的表姐培珍姐。她见我边抹眼泪边像个无头苍蝇的惶惶相,赶忙拦住了我。

问清前因后果,她气愤地说,姨爹也真是的,就是考个幼儿园,儿子也不要了!来先吃饭,吃饱了我陪上去。

就这样,我在培珍姐家里洗了脸吃了饭,再由她陪着回了家。

一场风波好不容易过去,第二年我才重新上了幼儿园。但我从此比同班同学,包括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的,都大了一岁!按正常年龄算,我应该是一九六零年小学毕业,现在因为晚上一年幼儿园,只能一九六一年小学毕业,等待着我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,此是后话,不提也罢。

杨浦记忆

同济新村

■米丘 文

因为孩子读书,我们租住在这个小区。

这真是个神奇的小区,房子从52-00年的皆有,占地面积极广,绿化占比大约有50%,里面自带了好几个小公园。

房龄近的,倒没什么惊喜,可那些旧房子都是2层小楼,自带超院子,院子里林木幽深,硕果累累,常让人羡慕不已。

房子与房子之间,阡陌交通,有一种桃花源之感。

春天来了,每过几日,便开出不同的花来,樱花、紫藤、蔷薇,应有尽有。也是在这里,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松鼠,听到了松鼠的叫声,孩子还在

路上捡到了一只乌龟,带回去养了,鸟类更是丰富,猫猫们悠闲散步,忽地偶尔还有黄鼠狼窜出来。

可其实这小区是在上海内环之内呢!与985大学一马路之隔!里面教育资源也堪称丰富!我给儿子在小区里找了个书法老师,每个周五晚上,会把他送去老师那里。

近来,日落晚了,6点多,夕阳还未尽落,我和孩子手牵手,走在那阡陌交通的小路上,人烟稀少。儿子调皮,闭上眼睛,抱着我的腰,让我带他走。我看这小路也没人没车的,便也不管他。

此时,落日余晖照在远处的蔷薇花丛上,染得花瓣金灿灿的,满目都是金灿灿的光,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柔情,很想让孩子用另一种角度看看这个世界。

于是,我对孩子说:“听!”

儿子安静下来,钢琴声便像流水一样涌过来,温柔地轻拂过我们的皮肤。

或许,它本来就在那里,只是我们静了,它便明显了。

“闻一闻!”

我们使劲吸一口气,花香层层叠叠地漫过来,还夹杂着窗口飘过来的菜肴。

“我又饿了!”儿子说。

“馋猫,刚吃过饭呢!张开手!”我说。

晚风从我们的指尖流过,在指尖上跳舞,轻轻的,柔柔的。

“扑通——”突然,一道轻微的声音,打破了风的魔法,我望过去,原来是一只调皮的小白猫从墙壁边缘摔进了蔷薇花丛里。

回去的时候,太阳已经下山,我没再走那些幽深的小道,便从大路上走,一路想起自己小时候,那些在村里的时光,拐角看见小区里的小卖部,还买了根冰棒。

或许某一日,我儿子也会想起小时候,他记不清一些片段,可他应该也会怀念这段在神奇小区的日子。



锦月河山 张素萍

旅游日记

与古巷撞个满怀

■任炽越 文

烟花三月下扬州,瘦西湖边跷着走。妻子在二十四桥下不慎崴了脚,我奉命去药店给她买压缩绷带,竟无意中穿越了一条沉淀着扬州一千多年繁华与热闹的小巷。

从纹河北路拐入小巷,只见左面墙上有一壁画,介绍这条名为“驼岭巷”的小巷,在唐代曾是扬州城热闹的交通要道,各地商贩云集,路上驼铃不断,故取名“驼铃巷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地名审定为驼岭巷。

小巷深处有一棵千年“唐槐”,“南柯一梦”的故事,就发生于树下。在“唐槐”的西侧,有唐太宗御赐匾额的“西方禅寺”,扬州八怪之首,画家金农晚年曾寓居寺内,现已辟为扬州八怪纪念馆。我喜出望外:一不小心,竟与扬州的千年古巷撞了个满怀!

小巷长300米,宽约三四米。但见两边青砖黛瓦,墙体绘彩,老墙上攀爬着绿植,古墙新绿相映成趣,巷道整洁,一挂挂红灯笼分外鲜亮。巷内以原住民生活为主,民宿招牌不少,保留了老扬州的街巷烟火。

没走多远,一棵高约10米、胸径

1.8米的大槐树兀然而立,向每一位游人讲述着千年前发生在树下“大槐安国”的传奇故事。这株已有1300多岁,名震古今的“唐槐”,经受了千年自然灾害和战火考验,现虽已主干中空,仅存1/3树皮,却支撑着15米宽的树冠冠幅,仍枝繁叶茂,被誉为扬州“树王”,入选全国最美100株古树。

据说,“唐槐”被居民视为神树,巷内凡有小孩出生,家长会把写有孩子生辰八字的红布条,系在老槐树上,祈求庇佑孩子平安成长。附近商家纷纷赠“流量”,打出“南柯一梦”订餐热线,和“老槐树”小炭炉烧烤等广告,以招徕生意。

“唐槐”西侧不到百步之遥,是西方寺即扬州八怪纪念馆所在地。工作人员介绍,西方寺的前身是长江边的“避风庵”。唐初年,庵前江畔夜放光芒,掘得石佛三尊。唐太宗闻之,敕赐“西方禅寺”额。唐永贞元年迁建西方寺于今址,明洪武五年重建。清咸丰年间寺院毁于兵火,仅大殿独存。

穿过前院广场,是西方寺主佛殿,陈列着“八怪”群像雕塑。东西廊房为珍品陈列厅,展示了金农、郑板

桥等扬州八怪的书画等代表作品。

西方寺的后院,是方丈院。乾隆二十一年,70岁的金农,在这儿度过了其艺术生涯中最后7年的黄金创作时期。方丈室上方挂有“金农寄居室”牌子,室内按当时情景复原了画室、卧室等金农创作生活场景。

金农作为扬州八怪的旗帜性人物,他生前的寄居室内,参观者络绎不绝,纷纷为他晚年笔墨冷逸简淡、意境空灵孤峭的艺术成熟蜕变而拜服。

西方寺的楠木大殿,是扬州城现存最早明代木构建筑,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92年西方寺全面修缮,1993年11月,正式辟为扬州八怪纪念馆,成为展示扬州八怪书画与生平的专业馆。殿后一株800余年的明代古银杏树,在阳光下枝叶扶疏,耸入云天,见证了西方寺兴微继绝的历史。

几千年前,纹河北路是古扬州一条穿城而过的官河,两岸商铺码头连绵;驼岭巷是驼队出入城门、往来官河码头的必经之路。如今纹河北路已是扬州城一条通衢大道,驼岭巷则成了一条寂静的小巷。

这条扬州城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巷,褪去市井喧嚣,把千年繁华藏在心中,默默地陪伴着千年前的“伙伴”——当年的“官河”,如今的纹河北路,共同守望着这座城市的底蕴和美好。